

《文艺报》(2002~2007)文选

见证步履

文艺报社编选

主编 范咏戈

作家出版社

下

《文艺报》(2002~2007)文选

下

见证步履

文艺报社编选

主编 范咏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见证与步履:《文艺报》(2002~2007)文选/文艺报社编选.-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063-4485-2

I.见… II.文… III.文艺理论-文集 IV.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8567 号

见证与步履——《文艺报》(2002~2007)文选(上下)

编者:文艺报社

责任编辑:江小燕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52×230

字数:1200 千

印张:82.75 插页:6

版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4485-2

定价:90.00 元(上下)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港台·海外

- 巴金与俄罗斯作家 高 莽 / 3
- 从他们的作品中闻到融合的气息
- 看北美华文文学 陈瑞琳(美国) / 9
- 今日俄罗斯文学:是日落前的余晖还是黎明前的曙光? ... 侯玮红 / 20
- “文化台独”的陷阱 陈 辽 / 26
- 必须正视的问题
- 关于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刘登翰 刘小新 / 31
- 人文精神的火种仍在燃烧
-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 张建华 / 36
- 贯串和延续的血脉仍是中华文化传统 公 仲 / 43
- 藤井省三为“皇民文学”招魂意在鼓吹“文学台独”
- 评《台湾文学这一百年》 童 伊 / 51
- “我对战争有信念”
- 美国的二战主流小说 李公昭 / 62
- 永远不能忘记的记忆
- 德国当前反思二战文学一瞥 李昌珂 / 69
- 郁郁哉,温哥华的华裔文学 赵庆庆 / 76

人,一定得尊重人!外国文学里的人格尊严意识 王 诺 / 84
 人类学小说热潮背后潜隐着文化反思与批判精神 叶舒宪 / 91
 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大江不懈地创作?

——大江健三郎先生给我们的启示 莫 言 / 97
 “后”掉现代主义非明智之举

——对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再认识 欧 荣 / 106
 走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美国悬疑小说 沈 宁(美国) / 115
 追寻身份:香港文艺与香港意识 钱超英 / 128
 敲响西方文论的警钟

——当前法国文坛上发生的一场激烈讨论 沈大力 / 135
 多丽丝·莱辛

——不倦的求索者 瞿世镜 / 146

艺术现状

学者书法有文化建设意义 季美林 / 159
 请关注城市雕塑的艺术格调 邵大箴 / 161
 正视亚洲流行文化的集体狂欢 孟繁华 / 165
 中国音乐应以怎样的姿态和语言走向世界? 金兆钧 / 169
 “一个真正的艺术的海洋”

——纪念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五十周年 ... 刘厚生 / 178
 请别宣扬“权谋文化” 木 弓 / 185
 警惕:“趣味”戏剧的浅俗化倾向 宋宝珍 / 187
 相声小品的真病

——喜剧精神颓化 李万武 / 191
 以生命和艺术的名义起诉 赖大仁 / 196
 当代戏剧之命运 魏明伦 / 203
 后现代语境中的“艺术”

——兼谈中国戏曲的命运和走向 马 也 / 207
 左右二十一世纪中国美术走向的三种文化态度 王 镛 / 216

一流舞美 二流表导 三流编剧

——从三台戏看一种倾向	简 兮 / 223
中国卡通“卡”在哪里	杨 鹏 / 230
历史题材舞剧创作怎样面对文化市场的选择	冯双白 / 238
建构舞台艺术的国家形象	傅 谨 / 243
感奋常香玉	陈 彦 / 249
要警惕“娱乐至死”的倾向	曾庆瑞 赵 晖 / 252
谈京剧学	刘 祯 毛 忠 / 257
娱乐文化与人民大众文化利益	田川流 / 263
中国的文化产业不能走“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的道路	
——对“商业大片”现象的意见	胡惠林 / 273
中国动漫的突围之路	杨 鹏 / 279
按艺术规律发展戏剧	谭霈生 / 287
当代戏剧创作中几个值得关注的新特点	
——兼谈话剧的“民族化”和“现代化”	张 先 / 293
话剧不能没有思考	
——主旋律题材的戏剧创作与艺术规律	孟 冰 / 300
《秀才与刽子手》于当代话剧创作中独树一帜	廖 奔 / 306
新世纪中国画开启一个新时代	尚 辉 / 311

影视关注

中国电影理论如何面对新世纪	罗艺军 / 317
电影的数字化 一场不流血的革命	贾磊磊 / 322
张艺谋、冯小刚电影神话中的精神病象	李保平 / 328
红色经典改编不能改掉其精神实质	仲呈祥 / 333
“韩剧”怎样风行中国	
——韩国发展文化产业的启示	王 毅 / 336

人性的迷幻与精神的错位

——由《江山风雨情》看当下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的

- 误区 穆 陶 / 347
- 包容之美 宽待之善 沈卫星 / 353
- 愿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 看少儿电视剧《我不是差等生》 李兴叶 / 355
- 文化不应被当做电视剧的装饰品 薛晋文 / 357
- 历史剧中封建帝王评价的思考 童庆炳 / 359
- “象征历史”与媒介责任
- 关于历史题材电视剧审美传播 王 昕 / 364
- 电影创作必须建树正面价值 张宏森 / 369
- “博弈”变局:二〇〇六年中国电影巡礼 黄式宪 / 377
- 多姿多彩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长廊 黄会林 / 383
- 古代题材电视剧泛滥的原因何在 杨 扬 唐明生 / 387

缅怀·纪念

- 人民的作家 永远的缅怀 金炳华 / 395
- 光未然,活得充实走得利落 王 蒙 / 399
- 黄河之水游龙去
- 光年老师周年祭 张抗抗 / 402
- 长辈 领导 师长和学习榜样
- 纪念阳翰笙百年诞辰 欧阳山尊 / 405
- 巴金与《文艺报》 吴泰昌 / 409
- 百岁陈伯老 高洪波 / 420
- 纪念李若冰同志 贺敬之 / 422
- 九分做人 一分作文
- 钟惦棐的人品与文品 罗艺军 / 423
- 为光年、君宜送行 马识途 / 427

编辑家的典范

- 难忘克家同志 龙汉山 / 431
- 笃于情谊的巴金 吴泰昌 / 435
- 一次难忘的会见
- 悼念巴老 程树榛 / 440
- 大师乘鹤去 良知照人间 林 希 / 444
- “为观众所喜闻乐见”是焦菊隐的永恒追求 钟艺兵 / 447
- 凋碧树
- 写在丁玲谢世二十周年 李洁非 / 450
- 怀白羽 李 瑛 / 455
- 平明寻白羽 范咏戈 / 462
- 送别傅铎同志 胡 可 / 467
- 在路遥墓地前 王巨才 / 469

副刊作品

- 文学生活五十年 巴 金 / 473
- 生命力的涌动 鲁彦周 / 479
- 心灵的自白 刘白羽 / 486
- 黄秋耘相信眼泪 阎 纲 / 489
- 纯粹的人 纯粹的作家 徐光耀 / 495
- 记忆中的何其芳 刘锡诚 / 503
- 鲁迅的最后十年(节选) 林贤治 / 507
- 有一种老人:深而简约
- 我看林斤澜 刘庆邦 / 511
- 人必须忠于自己忠于土地 苇 岸 / 516
- 我看近年散文 张守仁 / 523
- 用爱 and 人格为文学立法 李建军 / 530
- 父 亲 李宗奇 / 536
- 文学存在的理由 张胜友 / 542

拉祜族女子班的孩子们	叶多多 / 544
说简练	绿 原 / 551
未写出的部分	陈继明 / 554
“敬神”与“惹鬼”	张不代 / 556
一个女作家的忏悔	赵 凝 / 559
谁传薪火？	
——读严平《陈荒煤传》想到的	何西来 / 562
读《张居正》随感	金 庸 / 567
难忘的日子	施勇祥 / 570
坐轮椅的作家和他的创作行为	
——关于张鲁的记录	冯秋子 / 573

新闻·言论

阅读“中国人本”	李 梅 / 587
应对挑战:文学期刊别无选择	王 山 / 592
中德批评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大众媒体兴盛下的	
文学批评	江 湖 / 596
散文的“界外”消息	胡殷红 / 600
来自基层 关注国运	
——产业作家群透视	曾祥书 / 605
评论家认为要热情而清醒地面对“80后”现象	石一宁 / 608
作家博客成为新的文学现象	武翩翩 韩晓雪 / 611
鲁迅的方向仍然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会长郑欣淼访谈	熊元义 / 616
解读古典小说的热潮引起多方思考	
——文学经典需要通俗化吗?	任晶晶 / 629
塑造国家形象 提升国家软实力	
——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国家形象问题引起学界	
关注	石一宁 / 632

传统文学期刊如何应对网络的挑战	武翩翩 / 635
给打工文学作者真正的心灵关怀	胡 军 任晶晶 / 640
需要永远保持的姿态	韩小蕙 / 643
要倍加珍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	吕先富 / 645
贴近生活 融进生活 跳出生活	嘉 夫 / 648
贴近时代 把握时代 超越时代	嘉 夫 / 650
关注工人阶级 反映我国工业化建设伟大成就 ——新世纪工业题材文艺创作研讨会在株洲 举行	石一宁 高小立 / 652
经典作品改编创作研讨会在京召开	高小立 / 656
后 记	范咏戈 / 659

港台·海外

巴金与俄罗斯作家

高 莽

巴金与赫尔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巴金在文章中、在与友人通信中，多次表示要完成翻译赫尔岑的巨著《往事与随想》，并把这件事看成是他“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

赫尔岑（一八一二年—一八七〇年）是俄国十九世纪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著名的政论家和出色的作家。他三十岁时流亡国外，后半生是在西欧度过的，死后安葬在法国的尼斯。

赫尔岑对巴金影响最大最深的是他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巴金清清楚楚记得他第一次读到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的英译本是一九二八年二月五日。他说：“当时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还没有写成。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的心里也有一团火，它也在燃烧。我有感情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通过纸笔化成一行、一段的文字。我不知不觉间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几年后巴金撰写《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一书时，专门论述了赫尔岑。上世纪三十年代巴金曾向鲁迅先生表露他要全译赫尔岑一百几十万字的回忆录，说：“倘使我在我的生命结束之前实现这个诺言，这将是我莫大的幸福。”

《往事与随想》是一部独特的文学作品，包括赫尔岑日记、书信、散文、随笔、政论和杂感等等。写于一八五二年—一八六八年

间。全书共七卷，记述了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夕约半个世纪里俄国和西欧的社会生活及革命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从高官显贵、各级官员、大小知识分子、各种艺术家到奴婢和农奴。贯串回忆录的主要线索，是他一生对革命真理的不倦探索和对光明未来的坚定信念。作者坚信靠镇压人民起家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黑暗恐怖的时代必将灭亡。

一九三六年，巴金翻译了赫尔岑回忆录中的两个片段《海》与《死》。一九四〇年，他又译出回忆录中的第一部分（一八四八年—一八五二年），并以《一个家庭的戏剧》为名，于同年八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巴金非常欣赏赫尔岑的文笔，说他“善于表达他那极其鲜明的爱与憎的感情”，说他的文章“能够打动人心”。巴金说：“《往事与随想》可以说是我的老师。”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写的一些散文中，巴金不止一次引证赫尔岑的话，并断断续续翻译了赫尔岑这部巨著的一些章节。他抱着一个意图：“学习，学习作者怎样把感情化成文字。”

一九七三年七月，“文革”后期，“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宣布巴金是“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决定把他赶出文艺界，只允许他搞点翻译工作。这时，巴金又找出了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一九七四年，七十岁的老人再次动笔开始这项翻译工作。每天翻译几百字，一边翻译一边做大量的注释。他把翻译《往事与随想》全书看成是一种学习，“我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又说“当然学习是多方面的，不过我至今还在学习作者如何遣词造句，用自己的感情打动别人的心，用自己对未来的坚定信心鼓舞读者”。

一九七五年二月他在致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总想能在活着期间把一百万字的《回忆录》译完，即使不印，也没有关系，留下来总有点用处。作者是个文体家，文笔生动，内容丰富，全书好像是欧洲和俄罗斯十九世纪前半期政治和社会的编年史。”谈到翻译这一艰苦的工作时他又说：“它的翻译工作有时是享受，有时是受折磨，但是总的说来是学习。”

一九七七年三月巴金在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赫尔岑是我的老师，我写文章受过他的影响。他的回忆录的前半部揭露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写得很出色，值得我学习。我老了，又受了‘四人帮’十年的折磨，放下‘作家’这块牌子，也无怨言。现在认真学习，倘使译完赫尔岑的书，能学到一点他的笔法，又能多活几年，有机会再拿起笔给‘四人帮’画个像，给‘四害’横行的日子留下一点漫画、速写之类的东西，那就是我的奢望了。”

我想，赫尔岑的回忆录不仅在文体方面给予巴金诸多益处，而且在精神方面也给予这位受尽凌辱的老人以力量、以希望、以信念，增强了他活下去的勇气。后来，巴金回忆那一段经历时，深有感触地写道：“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的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是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

一九七七年他译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册问世了。第一册包含原作中的前两卷，即《育儿室和大学》、《监狱与流放》。

巴金第一次去法国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只有二十三岁。相隔半个多世纪，一九七九年五月，巴金已是七十五岁的著名老作家，率中国作家代表团重访法国。世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次他在法国意外地认识了赫尔岑的外曾孙诺艾尔·利斯特博士和《往事与随想》的法译者达利雅·奥立维叶，还得到了赫尔岑的一幅珍贵画像的照片，是赫尔岑的女儿娜达丽为父亲画的侧身像。

巴金一直念及长期流亡法国的赫尔岑。巴金从巴黎去了海滨城市尼斯，在那里停留了两天。他登上一座山丘墓园，专程拜谒了赫尔岑的墓。墓前竖立着一座铜像。这是雕塑家扎别洛的杰作。赫尔岑身穿长礼服，双臂合拢，伫立在一座碑座上。他的目光远望，穿过蓝蓝的地中海，射向东北方向，那里是他的祖国，他思念的故乡。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七日，巴金在我画的一幅赫尔岑肖像上题了这么几句话：“这是一个坚强的人。苦难并没有能毁掉他。他留下三十卷文集。他留下许多至今还是像火一样燃烧的文章。它们今天还在鼓

舞人们前进。”

巴金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位坚强的人！

巴金与屠格涅夫

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一八一八年——一八八三年）的作品对巴金的思想感情、写作技巧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巴金在他撰写的《俄罗斯十女杰》一书中，全文引证了屠格涅夫临终前写的最后一首充满革命激情的散文诗《在门槛上》。他说：“屠格涅夫所描写的不是仅仅一两个的女杰，而是全俄罗斯几代的革命女青年。屠格涅夫不仅描写了他当时的俄国女革命党人，而且也描写了在他的时代以前和以后的俄国女郎。”

一九三一年，二十七岁的巴金写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家》时，书中有一章描写除夕前一天高家三兄弟在大哥觉新的事务所里相会。三弟觉慧坐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拿着刚刚从书报流通处买来的一本屠格涅夫的《前夜》，随意翻着书页，口里念着书中的一些话：

爱情是个伟大的字，伟大的感觉……

爱情的热望，幸福的热望，除此而外，再没有什么了！

宇宙唤醒我们爱情的需要，可是又不尽力使爱情满足。

宇宙里有生有死……爱情里也有死有生。

在我们这黯淡的生活里，也有我们自己的骄傲，自己的幸福……

我们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

（引证于沈颖译的《前夜》，一九二一年上海出版）

关于爱情和幸福的几句话顿时引起这几个青年人的不同反响。他们都渴望真正的爱情和幸福，可是处境不同，反应有别。三弟觉慧反复想着“我们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

过来”。他把这句话牢记在心里，挂在嘴上，甚至变成行动指南。

从这一章节中，我们不难看出屠格涅夫的作品在巴金头脑中的作用和对当时我国青年的影响。

一九三五年，巴金一度住在日本东京。那是战乱临头的危难时刻。他思念祖国，思念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同胞。在感情异常激动、坐卧不安时，他反复阅读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并将它译成汉文：

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担心着祖国命运的日子里，只有你是我惟一的依靠和支持！啊，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啊！要是没有你，那么谁能看见我们故乡目前的情形，而不悲痛绝望呢？然而这样的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决不能叫人相信。

屠格涅夫写作这首散文诗时是在法国，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字字句句洋溢着对祖国的深切怀念，对祖国语言力量的由衷赞扬。巴金说：“他讲‘俄罗斯语言’，我想的是‘中国话’……”同样，中国语言又岂能不产生在伟大的中华民族中间，不完成其伟大的使命呢？巴金正是借助汉文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眷恋、他的爱与恨。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当巴金为唤起读者抗战的热情、倾吐自己的爱憎而写作《火》的时候，常常背诵屠格涅夫这首散文诗，因为“它是我当时‘惟一的依靠和支持’。我一直想着我们伟大而善良的人民”。可见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震撼力之强和对巴金的影响之大。

一九四三年巴金在桂林译完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接着又翻译和出版了《处女地》。

巴金盛赞屠格涅夫对祖国对人民的挚爱和深情，同时又欣赏他高超的写作技巧。有一次他在上海寓所跟法国作家萨特交谈时讲道：“屠格涅夫喜欢用第一人称讲故事，并不是因为他知道得少，而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多……”又说，“我喜欢用第一人称写小说，倒是因为